



大學原本釋義

完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一
經書	
第	30 號
第	1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0712
1561

大學釋義

學子古塾藏

大學原本釋義

江戶朝川鼎五鼎父著

出羽伊藤馨

門人 遠江邨尾融同校

越後野澤翹

大學者何。學宮之名也。大學之道者何。其所學之道也。然則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果其如此。篇所云云乎。學者所以行之也。夫學以致其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但是道而已。然其入學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大學原本釋義

學子古塾藏



子。凡國之俊選皆與焉。若不問身之貴賤，不論材之高下一槩以此為教，求其如此，豈有是理哉。古者國學教人之法，禮王制言之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夫詩以達志，故長於情書以廣聽，故長於政。此二者屬於知，禮以防僞，而教之中樂以防情，而教之和。此二者屬於行，皆所以造士也。學校之教，蓋止于是，而自是以往，齊家治國平天下，要在其人神用之，非大學所以為教也。故此篇不曰大學之教，而曰大學之道。道者，教所由生也。今

謂之大學所學之道可也。若以為大學教人之書，則不可也。其此曰：大學之道者，不過假大學以述治平要義耳。其論大抵與孟子相符。孟子勸時諸侯以行王政，所謂王政者，若文王之治岐是也。今之諸侯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是孟子之意也。故曰：天下之本在國，此篇亦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后天下平。又于平天下節亦言國而不言天下，其以國言之可知也。又所引三詩，前王不忘，其命維新，緝熙敬止，皆引證文王以終一段之義，亦師文王也。然其

書不必出於孟子。疑是同時孔門之徒所述也。君子先慎乎德。以下暗斥時弊。豈學校教人之語哉。其非為大學設之。亦可見矣。

大學之道。

大音泰。讀如大宰大子之大。蓋尊稱也。大學者天

子學宮之名。大學之義。古人有數說。鄭氏玄以博

學言之。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大。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疑是博大之義。劉氏炫讀為直帶反。釋文是也。今

經典釋文云。大。舊音泰。恐非。鄭義。司馬氏光曰。學之大者。大學廣義云。夫

離章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也。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故

曰。大略同。鄭說。呂氏大臨曰。大人之學。禮記集說引呂氏云。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王氏守仁從之二。程以大為大人。學為

學校。朱子從之。但呂氏大人以德言。朱子以年言。

今徵諸古書。皆無憑據。呂氏春秋師尊云。天子入大

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

師也。荀子畧大云。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

以導之也。王事具矣。大學二字。見於秦以前書者。

僅此二條耳。皆為天子學宮之名。今從之。大學之

道。謂在太學所學之道也。

在明明德。

明明之也。謂施諸事業以明示天下。德者得道之稱。明德者昏德之反。謂德之充實而有光輝者。明字與詩大雅顯顯令德同。是贊美其德之辭。明明德者。易晉大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即此義。易云。自昭。此篇云。自明。皆謂昭明已之明德也。今案。明明德。徵諸經傳。自有三義。一言。光昭先王之明德。一言。顯用明德之人。一言。章明已之明德。又不曰明明德。而單曰明德。曰崇夫道。德者亦皆有三義。但明之之義。皆為一例。崇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慈愛之心曰親。親民者慈保庶民之謂。國語周語云。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慈保庶民親也。是也。管子形勢云。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今案。古書有二義。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謂使民相親。即孟子所云小民親於下是也。左傳國語管子。子韓子吳子等。所云親民。皆愛民之義。漢令以長吏為親民之官。亦取義于此。○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從之。其意蓋不。過。下文五新字。證之。耳。今據朱說。下文盤銘三新字。皆係于己德。而不屬於民。康誥新民。以為自新之民。故陸氏龍其由康誥節。乃正言新民之事。工夫全在作字上。作。即經文新字。而新民。然則經傳相照。用新民字。却以作字解之。新字。指言天命。並非新民之事。三節言新民成效。言新民之本。二節言新民之事。三節言新民成。

之極亦不得已之夫吾親民而民親故此篇亦至
 說也合皆不用下文乃曰沒世不忘又曰民之不能忘即民親之
 義而親民之效也此節獨言親民而不及民親者
 在上則不論民之親與不親惟當盡其道耳
 在止於至善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者至極之稱至善
 謂善之至者家語好云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是
 也善字與性善之善同言仁義也下文所云君之
 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皆其善之
 至者而空止之地也他若治己待人遇事接物亦

各有至善之地能止於是而不遷則心正身脩矣
 夫明德而道尊親民而下服止善而身脩此三者
 大學之綱領也而三者之序止善為本止善則身
 脩身脩即明德親民之本故下文云以脩身為本
 可以見矣今按文意猶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
 明德在親民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

此言致知之方也知知之也止者止於至善也知
 止而不已則心能有定定而不已則能靜靜者謂

萬物無足以撓心者也。莊子天道篇。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靜而不已則能安安者。謂心安之也。荀子勸學篇。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應則能安。能安則能得。得者謂自得之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荀子學所謂積善成德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神明自得。聖心備焉。亦此義。自知止而推極之。以至於能得。皆其誠之之次序。即中庸自明誠謂之教是也。中庸又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乎善。即知止於至善也。知之者。學問之功。此篇原名大學。

謂大學所學之道也。夫學以致其道。至於能得。然後知行始合於一。是即誠也。大學一篇主意。全在於誠其所知。故此一節。以知止起文。下文以此謂知之至也。結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言格物之方也。有物必有則。則即事也。物與事。二而一。但以形體謂之物。以作為謂之事。事即物之事。物即事之物。不必分為二件。故下文單言格物。又說本末。並不提事字。而事之終始。自在其中矣。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

不脩而能治天下國家者否矣。學問之道無他。知其本末所在。而急當務耳。凡天下之物。有本必有末。天下之事。有始必有終。苟能先本始而後末終。循序以進。則大學之道其近之矣。此汎言也。若以下文實之。則自格物致知至明明德於天下。是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言其所先後也。言古以證古之聖人。知所先後矣。學者於是能審其先後之序。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自可知也。上文唯云明明德。此云明明德於天下。至下文乃云天下平。言天子之學。非唯為己。亦措諸事業。將與天下同其善。故志則欲通天下之志。務則欲成天下之務。若夫學以致其道。自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盛德著明於天下。即中庸所謂致廣大也。學問之効。至是而所及者遠。豈止為己哉。上文三在之序。以明明德為首。所以歸重也。其所以行之者。必先邇後遠。故始於止。至善而終。

於明明德始之者智之事也。終之者聖之事也。聖
屬於誠。智屬於學。學至於誠而止。明德即至善之
誠於中。形於外者。余竊謂善與德原無差別。至與
明各有所指。至善唯言其至極。而明德言其積厚
流光。自極盛大之美者。故至善明德相對為文。則
自有先後之序。至善專係於己。而明德對於天下。
故云明明德於天下。其意可見矣。治者亂之反。謂
使其不亂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致太平之
治者。必先治其國。然後推之於天下。何則。天下之
本在國也。蓋若文王之治岐。是也。齊者。齊整也。謂

使其齊整也。古之欲治其國。以安百姓者。必先齊
其家。然後推之於其國。何則。國之本在家也。蓋若
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脩
者。治舊之名。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天之生民。有物有則。則即天性也。凡目之
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自無不有天性之則存
焉。惟聖人能盡其則。而充其形矣。若衆人則脩身
以道。然後始可以踐形。故云脩。古之欲齊其家。以
和一門者。必先脩其身。然後推之於其家。何則。家
之本在身也。蓋若文王為君而仁。為臣而敬。為父

而慈為子而孝與國人交而信遂以成關雎之化
 開麟趾之祥是也。正者邪之反。謂使其中正無邪
 也。古之欲脩其身。以上至善者。必先正其心。然後
 推之於其身。何則。心居中虛。以治五官也。誠者。偽
 之反。謂使其內外無二。知行合一也。意思也。心有
 所憶。謂之意。靈樞本神篇云。所以任物謂之心。心
 有所憶謂之意。此語又見子華子北
宮意問篇。而
 任物作格物。好惡之情。出於中心。是即意也。國語
周語曰。言忠必及意。又曰。帥意能忠。可見矣。古之
 欲正其心。以無邪僻者。必先誠其意。然後推之於
 其心。何則。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致者。推極

之也。知者。學而明乎善也。自知止而定而靜而安
 而慮。以至能得是推極其所知也。謂之致。知古之
 欲誠其意。以合內外者。必先致其知。然後推之於
 其意。何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格者。量度之也。
 物者。指事物言之。格物。謂量度事物之本末終始
 而先後之。四書賸言云。大學格物。只是量度物之
 本末。其格字。釋義已見廣韻。後閻潛邱
讀李善文選。運命論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為
 解。恍然謂大學格物。只此已見。尚何他疑矣。又云。
 魏志。和洽傳。因尚書毛玠等。以節儉。選人物。嘗云。
 儉約過中。以之處身。則可。若以之格物。所失實多。
 此正以格物二字。為自來有之。然釋義。只是如此。觀此
 須知。格物二字。自來有之。然釋義。只是如此。觀此
 則後儒。紛紛何為。○池北偶談云。穆文簡大學。千
 慮。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

論註。此朱程以前書。乃訓詁之最古者。以其書久
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顛法華經文句解
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
內。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
况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
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
然其為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人所未及哉。問格之
訓。至可終廢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
其義始備。此解甚新。然文簡學近。於禪。亦可見。
今案。格物二字。它無所見。但二見。子華子。亦為量
度事物之義。成玄英莊子疏云。量格物理。其以格
訓量。蓋有所傳矣。全氏祖望所謂。七十二家格物
之說。不知古人為何等說。而如是其夥也。余所識
僅止二十餘說。今反覆比考之。但穆氏孔暉格量
故。從之。蓋言雖致其知。以至能誠。而不量度事
物之本末終始。而先後之則厚薄易處。輕重失序。
不免為悖德悖禮之人也。故致知之用。在於格物。

此獨不云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忽然變文。下
一在字。可知致知之用。不外於格物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自明明德於天下。逆推以至格物。又自物格順數
以至天下平。其間用六先字。七后字。以明其所先
後也。知至即知致。言致知而至於能誠之地也。但
於文當云致知不當云知致。故曰知至。下文不云
明德明而云天下平。亦言明明德之効。其義同矣。

平平均也。身曰脩家曰齊國曰治天下曰平蓋通者治之稍密而遠者漸寬其用字自有次第不可不知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天子之平天下以脩身為本孟子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諸侯之治國亦以脩身為本荀子

道君曰聞脩身未嘗聞為國也大夫士庶人之齊家

何獨不然故曰壹是壹是猶言同是言雖身分有貴賤高下之別而至其以脩身為本則同也故曰皆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四者所以脩

身也故言脩身則皆包括其中矣。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本謂身未謂國家天下言不脩其身而能齊其家

治其國平其天下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人之所至厚者莫如身身不能脩是謂所厚者薄

若以家比諸身則薄乎云爾薄於身而厚於家薄

於家而厚於國薄於國而厚於天下萬萬無是理

也孟子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亦此義未之

有也者言自古及今決無是事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言自本至末。自厚及薄。是謂知本。知本即知之至也。故再結曰。此謂知之至也。知之至即上文所謂知至也。知本是格物。知至是致知。至是反覆言格物。致知之義。以結上文。且以喚起下文誠意之論。讀者不可不審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承上文。此謂知之至也。而言誠意之義。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誠意是學問大關鍵。其方始於致格。

而終於止至善。自是以往。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莫非誠意之用。此誠意所以次致格而先於諸條也。毋音無。內外相反。知行不一者。非獨欺人。亦是欺已。故曰自欺。何則。心知善之為善。而身不行善。口言惡之為惡。而心反好惡。此非自欺而何。夫人無自欺。則真實无妄。知行合一。是即誠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謂好惡之情。出於中心也。臭之惡者。無人不惡。色之好者。雖吾亦好。是皆好惡之情。發於心之自然。非偽為也。好惡之情。果能如是。則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謂之自謙。謙讀為慊。快也。足

也。自慊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之謂。其所以自慊而無自欺者。但在慎其獨而已。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者。言雖閒居獨處。人所不知之地。猶能戒慎恐懼。不敢怠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皆慎獨之義。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言君子慎獨之反也。閒居獨處也。無所不至。甚之之辭。厭然。鄭氏玄曰。厭。讀為鴈。閉藏貌。荀子制王

云。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又效儒云。晻然若

合符節。又國彊云。黤然而雷擊之。與中庸闇然。孟子

闇然。字異音同。俱是揜匿閉藏之義。言小人閒居為不善。猶知不善之為可羞。故不欲人知之。及見君子。然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意蓋謂眾人無智。為不足恤。而君子可以矯飾欺也。何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則雖眾人亦不能欺。祇足以自欺而已。然則外面假飾。種種費心。亦將何益乎。前云君子後云人者。言不待君子而人皆見之也。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上文言君子慎獨中間插小人一節其意謂小人之偽人見肺肝則君子之誠於中形於外亦可知也故至是承其意以君子結之誠字係於君子而不屬於小人以中間插小人一節又再結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乃知誠於中之誠是君子之誠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言誠於中形於外之義言十人之目視以為善必是善也十人之手指以為惡必是惡也善惡之

不可揜如此其可不畏乎其嚴乎言其可畏也詩

商頌

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即此嚴字富潤屋以

下十字因曾子語更廣其意暗伏下文衛武周文

二節潤潤澤也胖舒泰也言仁義禮善之於人也

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故富於財者其屋自

然有潤澤之色德之潤身亦然也心廣大者體自

舒泰皆是誠之所致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至是更引二詩舉衛武周文之誠字於民以實其

事且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効也。詩衛風淇奥篇序曰：美武公之德也。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好學之志愈篤，又能聽其規諫，猶自箴警，其質美德盛，能使庶民愛戴，思慕愈久而不能忘。故詩人作此詩，以美之。淇水名，澳詩作奥，隈也。爾雅釋云：厓內為隈，外為隈。萊詩作綠。朱子曰：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四書釋地云：詩集傳：淇澳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渡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以給軍耳。鄭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適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蔽

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蔽竹，非常竹也。亦可以備異聞。猗猗美盛貌。言淇衛之地固宜於竹，加之淇水之潤，則其色綠而猗猗然，茂盛以興衛武公固美於質，猶且以學問之益，則其德盛而斐然。有文章。斐詩作匪。文章貌。君子指武公。爾雅釋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註皆治器之名。瑟音瑟。縝密貌。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祭之瓊兮。其瓊猛也。瓊瓊對用，即與此篇恂慄同例也。憫與憫同。史記本紀云：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憫，寢視不安之貌。是也。赫發也。明也。喧詩作嘽。韓詩

作宣。郭璞曰：赫咍者，貌光宣也。諠詩作諼，忘也。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斐兮，個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一節又見爾雅訓釋道言也。下同學學問也。學屬於知，脩係於行，但切磋琢磨，非有兩樣工夫。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是專言學問，而不言自脩，其互文可知也。恂，音瞬，讀為恂目之恂，與瞬通。列子帝黃云：怵然有恂目之志，何承天纂言云：吳人呼

瞬目為恂目，是也。莊子論齊物云：木處則惴慄恂懼，

亦此義。慄，戰栗也。目恂而心慄，是危懼不安之義。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襄三十一

傳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也。盛德即明德，上文恂

慄威儀是也。至善即知止，上文學脩是也。民之不

能忘，即親民之効，其所以如此者，武公學脩之功

所致也。故再言有斐君子，以歸重於學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因上文不能忘再引詩言所以不忘之意，且以

終上文之義詩周頌烈文篇於戲嘆辭前王指文
 武君子小人以位言謂當時之君子小人也上二
 其字指君子下二其字指小人賢其賢親其親樂
 其樂利其利謂賢其所賢親其所親樂其所樂利
 其所利也言前世之王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願
 欲故君子以其賢為賢以其親為親小人以其樂
 為樂以其利為利君子小人皆得各如其志是皆
 當時明王之德惠使然也是以無貴無賤終身不
 能忘之荀子論樂云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亦此義此以與是以同用墨子身脩云此以怨省而

行脩矣是也沒世猶言終身謂終沒吾世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

自此以下至止於信百四十四字承上文盛德至
 善而言其明之止之方也康誥周書孔氏安國

曰康圻內國名四書釋地云康誥大學引者四孟

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為圻內國名遠勝鄭
 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曰定四年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墟當平既有誥文輒有中篇名豈待身後
 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曰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
 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
 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
 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為良然後讀括
 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

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嘆。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銍之言。殆謂是。克能也。大甲商書。孔氏安國曰。顧謂常日在之。誤。與諦同。審也。天之明命。即天命。咸有一德云。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與此所謂明命同。此言天監厥德。用集天命。授以天子之位。是天明命也。常日在之。而念念。審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則必明其德。以保天命矣。是蓋言所以明德之意也。帝典。即堯典。虞書。峻。與峻。命之峻。同。高大貌。書作俊。荀子正論引作明義。同。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是其峻德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其明之也。

自明。與易象晉大自昭同義。所明者在己。故曰自明。此一節。所引康誥。單曰德。而不曰明德。大甲曰。明命。帝典曰。峻德。並不曰明德。可見是唯言明之之義。而非證明德也。作者猶恐人誤其明之之義。故結曰。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承上文明之而言其方也。盤與槃同。太平御覽器物部引作槃。說文曰。槃。承槃也。鄭氏玄。禮記內則註亦云。槃。承盥水者。韋昭國語解亦云。槃。承盥器也。是也。禮記集說引邵

氏甲云。以事情揆之。日日盥頰。人之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人子之事。父母亦不過五日。則盥頰之盤。餘冬序錄亦云。臨川吳氏謂。刻諸盥頰之手。餘水器也。古人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承盥上。用杓酌而沃之。餘落盤中。故盤文從水。從白。從皿。兩手加于皿。而沃其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盤也。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為盥器。而非沐浴器也。浴器用行。沐器用盆。盆杓皆以盛水。浸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杓之內。浸髮裸身。既裹且沃。不可刻文。盥盤承餘水者。不裹不沃。故可刻文而銘也。按內則。凡家之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一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之期。無一日不沐。一日然後具沐。亦或過三日。不可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

大學原本釋義

十一

沐浴之日。新者。每日洗滌其手之舊汚。而新之也。苟改也。日新者。每日洗滌其手之舊汚。而新之也。苟繼之。今之言。猶曰。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而新之。則當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新之。無休息。無間斷矣。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先師北山先生曰。苟當作德。字之誤也。今案歐陽詢藝文

類聚

雜器物部

陸宣公文集

奉天請對羣臣兼許論事狀

宋史

田錫傳

文中子阮逸註

禮樂篇

紹興內府古器評事物紀原

什物器用

部並引作德日新可從

居易錄云。庚辰九月七日。荆

以公務入都。貽予鈔本。說部書數種。有金元遺山續夷堅志。舊所未睹也。云。安常字順之。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曾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玉方斗。近四寸底。銘九字。即德日新日新也。又日新之謂盛德。書之。誥云。德日新也。

大學原本釋義

十一

新萬邦惟懷又咸有德云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皆以日新屬於德言之亦足以證矣德日新者日遷於善而不已也然曰新者自有改作更始之意史記傳云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是也日日新以下反覆深言其不已之義也作讀如詩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作鄭氏玄曰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正義云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新民謂周之新民也周禮司徒職旅師新氓及商子來民篇新民謂新徙之民與此義自異矣康誥上云作新大邑下云作新民作新二字同例蓋成王封康

叔於衛而誥之衛即紂之舊邑民即周之新民其曰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亦改作更始之義詩大雅文王篇周自后稷受封為諸侯千有餘年奕世載德以至文王故曰舊邦命今也詩大雅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書誥云厥命罔顯于民皆以命為政教與此同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行王政以新其國也孟子亦引此詩下文承之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新字亦以政令言之可證也荀子篇國者世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亦言以禮義新其國即此意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施諸事業以明示天下之謂其明之

之方在於新之其新之者必如文王行王政然後
可謂之新也若其王莽新令王安石新政徒足以
亂天下而害後世何則不中也作者於是恐人誤
其新之之義故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讀為
屋極之極謂中也用中者中庸所云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是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商頌玄鳥篇邦畿千里即畿內之地國語周語中
云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邦畿者天子所都冠

裳禮樂之會民止於邦畿是為知其所止也詩小

雅絲蠻篇緡詩作絲與絲絲瓜瓞大雅及絲絲葛

藟小雅之絲同說文云聯微也蠻亦緡之義尚書正義

引鄭氏緡也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亦以相連言

之絲蠻言鳥聲之微細絲連不絕也許由箕山歌

甘瓜施兮葉絲蠻太平御覽引古今樂錄是言瓜蔓絲連不

絕也義同邱隅邱角也邱角者靜安之處鳥止於

邱角是為知其所止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

言鳥於當止之處猶能知其所當止而止之豈可

以人而不如鳥之智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大雅文王篇。穆穆深遠之意。爾雅釋云。穆穆美

也。於嘆美辭。緝熙字。五見於詩。此篇及周頌維清

敬皆同義。國語下周語引昊天有成命而云。緝明也。

熙廣也。緝熙即日新之義。敬止者。敬其所止也。書

大甲云。欽厥止。意與此同。詩止字原是助辭。禮緇

衣篇引為容止之止。此以為知止之止。古人引詩。

其不拘本義。往往如此。為人君以下。說詩之辭。即

言文王所以敬止之意也。今以書傳證之。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非為人君止於仁之一

證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非為人臣止

於敬之一證乎。其為人子止於孝。則鷄鳴問內豎

之安食。上視寒煖之節。為人父止於慈。則何唯不

服不馳。為教亦是所保所守之傳。與國人交。止於

信。其有虞芮質成之化。於是乎。文王之德。穆穆然

美矣。是皆日新厥德。敬其所止之効也。故其止之

者。必如文王敬止。然後可謂之止也。所謂明明德。

止至善皆以文王為歸宿且以期後之為文王者
是其深意所存也讀者詳之
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承上文明之止之而言其明之止之亦不可不
格物也聽訟之法直為直曲為曲是人之所同雖
聖人亦無異也故曰吾猶入也聽訟末也使其無
訟者本也但聖人之於民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
其善道塞其姦路使人以仁義遜讓為心則自無
分爭鬪鬪之事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人亦無訟

之可聽漢書禮樂志云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
矣亦此意無情以下因孔子語以言聽訟之不可
恃而亦有其弊也情實也謂聽訟者之情國語魯語
上云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情即中心之
謂故下文承之曰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
焉是也盡窮盡之也禮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即此盡字辭謂兩造
之辭畏忌也左傳昭二十五年云為刑罰威獄使民
畏忌民志猶言民心言無忠愛之情者不能聽兩

大學原本釋義

大學古義

造之辭而窮盡之上服下服或失其當其究使民
畏忌而不親上矣由是觀之聽訟之不可恃而其
弊亦如此則孰若親民而明德使其無訟之為勝
哉荀子正論篇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
畏上矣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
明之亦言親民明德則上易知上易知此者指孔子
知則下親上而不畏忌也與此相發
所言之自本至末自厚及薄謂之知本知本即格
物孔子之言以聽訟與使無訟量度本末而指其
本所在而云爾故曰此謂知本此雖就訟一事言
之與上文所云此謂知本亦是一例可見物有本
末一節汎言天下之事物有本末終始以示格物

不止一端也蓋學問極効在於明明德而其最初
下手工夫在於致知格物故至是以格物終上文
之義且以起下文下文四所謂者亦皆言所以格
物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格物也心身相對則心為本
身為末其量度本末而知所先後是格物也由是

推之身與家家與國國與天下亦皆有本末而先
後之自可知也。正其心者人心雖正不能自正必
有正之者然後能正。故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是言心之當度甚於
物也。其使心中正無邪者其禮乎？書仲虺云：以禮
制心。制心者所以正心也。禮者敬而已矣。故易文
言傳云：敬以直內。直內即正心之謂也。若孟子
下存心。禮樂記篇節心亦皆言以禮存之節之也。
是古人治心之說。若其以心治心者吾聖人之道
無有之也。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是也。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皆情也。情偏於一方則心從而不得
其正。於是聖人制禮因心而為之節。稱情而立之
文。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
之情。而教之和。使其中正無邪矣。其所謂節文中
和蓋本之於吾性命中自具之節文中和而已。故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是言中即天命之性而和即率性之道也。惟
禮以節文之則喜怒哀樂皆能中節而情無所偏
矣。謂之正心。若心或不存一為所奪則視聽食息
皆非吾物。嗒焉如坐忘之人猶何脩身之云乎哉。

荀子名正云。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嘽也。亦言不存心之弊也。與此同。此節惟言正其心。而不言以何物正之。上文但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又云意誠而后心正。故禮記集說引呂氏居仁曰。四者皆非心之正也。然則如之何而謂之心正。非知至意誠不足以識之。今夫視聽言動求合乎禮。以正其心。則可謂之正心乎。曰此求正其心而非心正也。心正者非言語擬議所能形容也。故唯知

至意誠者能默識之。此說似深而反淺。何則其所誠者是何。其所知者是何。豈非至善乎。至善即仁義。仁義者禮所生也。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不必言至善是禮。而禮亦包括其中。則其以禮正心可知也。故舍禮而別言正心者皆非古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音僻，猶偏也。

唐石經翻宋撫州本，辟作

譬。七經考文據古本宋版亦同。故古人皆作譬，喻解無讀辟者。至朱子章句始云辟，猶偏也。大學或問云辟，舊讀為譬，而今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於此五者，情有所偏，則失其好惡之公，而身不能無而亦固有其家耳。然是五者乃身之接物，所不能無而亦固有其家耳。然於此是焉，徒與之接而不能隨事省察，以審其所當然之理，則未有不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者也。今姑從之上節言正其心，故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情所偏者言之。此節言脩其身，故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愔皆以身所接者言之。言其所親愛者必是和順可

愛之人也。所畏敬者必是方正可敬之人也。是與

好為類者，其所賤惡之人必是無行詛者也。所哀

矜之人必是無知能者也。所教愔之人必是奸頑

不率教者也是與惡為類者。今案親愛賤惡畏敬

能無而亦自有當然之則。惟恐其過中而已。獨至

教愔則必當深戒而痛絕之。不與四者同例。然就

常人情上言則其接家人之際或不免有之。故云

爾不必言君子之道如此。陳氏淳曰：教只是簡於

懶於為禮。只是一家之中自有此五等之人而常人

之情偏於好惡而不得其正。心若愛好之則多不

知其惡若嫌惡之則多不知其美若其所以接人

者一或不正則必入於僻。常人之情大率為然。故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此者。天下鮮矣。是皆情欲之私。使然也。諛。俗語也。碩。大也。惡。碩。協韻。至此。引俗語。而言情欲之弊也。莫知其子之惡者。言蔽於愛也。呂氏春秋。去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是也。莫知其苗之碩者。言蔽於欲也。孟子云。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是也。此謂以下。承諛一句。故反言結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家謂家人。人謂國人。此但言家。而不言人。言人而不言國。家對人字。而知其家人。人對家字。而知其國人。言若以家比國。則家小而國大。大者難治。而小者易治。其家人猶不能教。而能教國人者。萬萬無是理。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出家者。猶言孝經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謂其教國之道。存

於家人也。不出家。與老子不出戶。孔子家語好生。謂不出於教家。其義大抵相同。若以之道。支離甚矣。孝悌慈三者所以教家人而又所以教國人也。故孝悌慈之道行乎家人而事君事長使眾之教成於國人。孝經云。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弟。亦言以孝悌為親愛禮順之教。與此同義。孝悌慈即至善止於至善而親民。故此獨承慈者所以使眾也。一句引康誥以明親民之義。所謂如保赤子言其使眾之方也。保愛護也。赤與尺通。謂一尺之子也。春風堂隨筆云。古漢書傳。賈誼注云。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亦

通心誠求之以下言保赤子之義也。言赤子便溺不分。痛癢未知。呱呱待哺。耳為之母者。諒其飢飽適其寒暑。多方推心而求其嗜欲。其所求或雖不中於赤子之心。亦何至其遠哉。故嫁而有子。則不待學習而能知養之之方。自古及今。未有倒抱其子而飲以熱湯者。是蓋愛子之誠自爾也。其使眾亦能如此。則何患其不得民情哉。大田氏元貞曰。保赤子慈也。如保赤子仁也。故康誥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此節受上文之慈而起下文之仁。故引之。九此說是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一家謂人君之一家。孝悌慈之道行乎家人。是一家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事君事長使衆之教成於國人。是一國興仁也。孝經所謂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是也讓禮讓也。一家讓。一國

興讓者。孝經所謂先之以敬讓。而民弗爭。是也。以上二條。皆家齊而后國治之義。一人謂人君也。貪者。仁之反。戾者。讓之反。亂。謂無上無法。無親等事。蓋有所由而為亂。謂之作亂。此一條。是脩身之反。機。弩牙發動所由也。其發微而至速。以諭善惡。感應之速。如此者。謂其興仁興讓作亂也。僨。猶覆敗也。一言僨事。則論語所謂一言可以喪邦。是也。一人定國。則詩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是也。此二句。蓋古語。引證古語。以示其言之不誣。又引證堯桀而實其事。率者。以身先之也。仁者。統。孝悌

慈而言之。但下文以暴字對言。則作者注意專在慈字。可知也。暴。暴虐也。民從之者。從之而為仁。為暴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者。謂不誠也。言情與令殊者。非獨欺已。亦是欺人。而人終不可欺。其視已如見其肺肝。猶何能從乎。禮衣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亦與此相發。諸之於也。求責也。非誹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人。諸君子有善於已。而責人之善。無惡於已。而誹人之惡。所謂恕也。所藏猶言所存。其曰藏者。言所存

不一也。即上文孝悌慈是也。所藏乎身者。不能恕而行之。但欲以言語曉喻人。不可得也。論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可見恕即求仁之方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承上文而言。所藏乎身者。恕而行之。然後能喻諸人也。既結上文。而復引三詩。以終其義。所引三

詩一。是周南桃夭篇。一。是小雅蓼蕭篇。一。是曹風
 鳩鳴篇。其序先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自有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或問
 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天
 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天
 夭。說文引詩作夭夭。云。木少盛貌。蒙引云。夭。蓊蓊
 至盛貌之子。猶言是子。謂嫁子也。于往也。婦人謂
 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宜其家人者。謂一家之人。上而舅
 姑。中而妯娌。下至媵妾童豎之屬。皆處之。得其道
 不特夫婦相宜而已。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二句。皆說詩之辭。言

如詩所云。宜家人。宜兄弟。而可以成教於國。然則
 教國之道。豈有他乎。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儀。即
 禮儀之儀。有儀而可。則謂之儀。忒。差也。禮所以正
 國也。故其禮儀不差忒。而可以正國。故曰。正是四
 國。荀子王霸篇。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其為以下。亦說詩之辭。言其為父為子
 為兄為弟。亦皆有禮儀。自足可法。故能成其德教。
 而行其政令。亦善推其所為而已。
 所謂平天下。不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所云老老長長恤孤。卽上文孝悌慈而言其所推及也。雖上文孝悌慈亦所以爲教也。然彼但就一家言。此則以治國之政事言之。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然老者以老事之。長者以長事之。上老長字自有推度之義。不啻尊之敬之而已也。如孟子所云。則謂老吾老幼吾幼。此則指人之老人之長人之孤言之。孝經云。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

亦謂老人之老。長人之長。恤人之孤也。禮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文王云。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凡此類皆先王老老長長之政也。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是即文王恤孤之政也。行政如是。而民感其
德。孝悌成俗。而不相倍棄。倍猶借也。民不借者。猶
言論語云。民不偷。謂不借死者也。禮記通解云。倍
收恤。不相背棄也。何義門讀書禮記云。子云。利祿
記亦云。不倍。謂不倍死忘生也。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
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
猶借死而號無告。又云。殷人弔於墳。周人弔於家。
示民不借也。是也。其所以然者。皆自吾孝悌慈。而
推及之。故曰。有絜矩之道。絜與挈壺挈瓶之挈同。

提舉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挈。矩者。謂舉
矩以度之也。敬齋古。今註云。鄭云。絜。猶結也。挈也。
行。之。釋文。絜。音結。其注中。挈也。之。絜。苦結切。晦庵
則復。援引荀子。莊子。云。絜。圍束也。謂以物圍束為
之。則。音戶。結切。李子曰。鄭朱兩說。未為得。絜。直當
作。挈。字。讀之。矩者。正。方。之。具。物。有。四。隅。吾。挈。矩。以
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鄭。說。本
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說。遂。有。蛇。足。之。患。晦
庵。以。挈。為。圍。束。語。耶。君子。之。以。人。度。人。以。情。度。情。
其。法。是。何。等。語。耶。如。匠。人。以。矩。度。物。故。取。以。喻。忠。恕。之。道。荀。子。不。云。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
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是。謂。誠。也。誠。即。忠
恕。與。此。同。意。所。惡。已。下。言。絜。矩。之。法。也。既。以。絜。矩。

喻忠恕。故取義於上下前後左右。以明其行恕之法。周髀算經云。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錢氏臬據此而曰。一言矩而上下前後左右舉是矣。絜者絜此而已。絜至此而得至善。不止知止矣。四書其說是也。言矩僅五寸。用得其法。則天下之數盡於是矣。忠恕亦方寸內之物。而千人萬人之情無不可度。其法惟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此所云所惡。即己所不欲。毋以。即勿施於人。可知忠恕之道不

外乎此也。中庸云。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亦此意。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此承上文而言好惡人情之所同。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也。詩小雅南山有

臺篇樂只君子與假樂君子假樂大雅義同形容其德
 之辭君子其心恒蕩蕩貧富窮達樂天命而不疑
 故曰樂只只助辭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作旨義同民之
 所好以下說詩之辭言與民同好惡也民之所好
 與之聚之民之所惡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
 父母之愛子矣故曰民之父母詩小雅節南山篇
 節音截高峻貌南山終南山巖巖積石貌赫赫顯
 盛貌鄭氏玄曰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應氏劭
 亦曰天子之相稱師尹西溪叢語引白虎通書洪
 云師尹惟日國語魯語下云師尹惟旅牧相尹正也

讀作庶尹百尹之尹不必言大師尹氏今案詩節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故鄭氏玄於詩箋則具俱也

瞻視也辟偏僻也僂與戮同刑戮也墨子所云國

殘身死為天下僂下文又云國家殘亡身為刑戮

荀子霸王云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即此僂字言顯

盛之位民之所俱視而倚之故有國者不可不慎

其好惡若情偏於一方不得好惡之正則為天下

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是故至而出七十六字疑康誥曰惟
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此承上文而言與民同好惡者必得民心得民心
者必得天下得天下即得天命也孟子曰桀紂之
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亦此義詩大雅文王篇師衆也未喪師者謂得
民也配合也上帝天也克配上帝者謂先王與天

合其德也

今案配上帝古書有二義孝經云宗祀

上帝也如書大甲篇先王惟時懋敬德儀與空

克配上帝及此篇謂先王與天合其德也同詩作空監詩作鑿鑿鏡也鏡者所以照形知美

惡也空監于殷者所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是也

峻詩作駿大也峻命不易者謂天之大命難保也

道猶言也詩之意蓋言得民則得天下失民則失

天下也惟命不于常者書伊訓所謂上帝不常詩大雅

文天命靡常是也言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惟

其善惡所在。不專祐一家也。善謂所行得其道。即好惡之正。是也。二之字。指天命言。此承上文峻命不易而言。命之得失。在好惡之正不正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此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此承上文善字。而言國君所寶異於眾人也。楚書者。楚國之書。猶左傳昭二十八年。所謂鄭書謂其國所傳之書也。楚語所載王孫圉之言。甚類於此。而文大殊矣。楚語下云。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楚之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楚之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楚之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寶。不必以楚語當之。善即上文善字。亦不必解為善人。狐偃字子犯。晉文公之舅。故曰舅犯。四書釋地云。晉獻公取二女於我。大我。狐姬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又云。狐氏。事狐偃。狐偃。其舅也。當春秋時。吾府交城縣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鼻祖汾隅者。僅九十里。案舅犯實生於其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為祠廟。祭賽最盛。非此語亦見禮檀弓篇。檀弓下。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

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
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
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
不起。則愛父也。起而。檀弓作喪。謂失位去國也。仁
不私。則遠利也。起而。檀弓作喪。謂失位去國也。仁

親。謂仁與親亦善之物也。仁者貪之反。謂不貪也。
親者篤於親也。仁親皆德之名。傳十四年左傳云。背施無親。幸災不

是也。國語晉語作凶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亦以信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檀弓下文所云。愛父遠利。
仁二德言之。與此義同。而此節之意。非必以仁親

證善字。但不過再引舅犯。以言國君所寶異於眾

人耳。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上文既言與民同好惡者。得眾得國而保天命。故

人君所寶在好惡得其正矣。但人君不能以一人

治天下。百官有司。各有所職。以行其政。若其人臣

好惡一或不正。則亦不得與民同好惡矣。雖有其

心而無其政。雖有其政，而無其人。豈不亦徒善徒法乎？故至是，又引秦誓而言：人臣好惡，有正有不正，以喚起下文舉善退不善之一節。秦誓周書若書作如，若有者，設言之辭。介，宋本作介。四書章句附致云：釋文曰：介一讀作介。唐石經翻宋撫州本，作介。考文據古本，宋版國朝彭氏元瑞石經考文提要，據宋大字本，岳珂本，阮氏元十三經校勘記，據惠棟校宋本同。書及文十二年公羊傳亦作介。介，介古字通用。一箇，即一箇。猶言一枚也。四書騰言云：大學若有一个臣。尚書作介。介，介也。介，介通字。左傳襄八年：不使介行李。註：介，介也。本介介。可驗。蓋介與箇同。荀子：負矢。將百羣皆奔。斷斷誠一之貌。介，國語：一個負矢。將百羣皆奔。斷斷誠一之貌。兮，書作猗。公羊傳作焉，義同。尚書正義云：猗，足

兮。猗，是兮之類。詩：河水清且連猗。是也。技，技能也。下有技之技，亦同。無他技者，謂無他長技也。休休，好善之貌。詩：蟋蟀云：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毛傳：休休，樂道之心，是也。郝氏敬曰：如有容者，休休之量。空洞無物，如器之有容，不可窺探之意。禮記通解：物氏茂，卿亦曰：能容人而曰：如有容焉者，形容其量之大之辭。大學解：是也。王氏鳴盛曰：公羊引如有容如作能，蓋古如字作而，而讀為能，能讀曰如，故如轉為能也。有容即是能容有技，彥，聖。尚書後案：亦通美士為彥。爾雅：聖，通明也。孔氏安國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

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口出。心好之至也。寔書作是。是與寔同。實也。保安也。黎衆也。尚庶幾也。尚亦書作亦。職今案尚亦疑倒。推尚書前後文例。上云尚有。下云亦尚。此亦當一例矣。媚書作冒。妒也。疾。嫉同。違猶戾也。俾使也。通書作達。義同。曰與越同。殆危也。此節之意。言今有一人于此。其人斷斷誠一。無他長技。然其心則休休好善。其能容久。故人之有技。猶若已有之。久之美聖。其心好之多。於口說。又真能容而用之。以能保安我子孫衆民。其國亦尚其有利益哉。如是者。雖無他技。惟其

一片好善之心。自足利國。是民情所好之人。而人君亦當好之矣。又有人于此。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美聖。必違戾之。使其不得上通於君。亦何能容而用之。以不能保安我子孫衆民。其國亦曰危殆哉。今案利殆二字。係於國而不屬於民。尚書于下文云。邦之抗隍。邦之榮懷。榮懷即利。机隍即殆。如是者。雖多技能。惟其一片嫉善之心。自足危國。是民情所惡之人。而人君亦當惡之矣。

為能惡人。能惡人。文前古字通用。送猶仁人。以人君言。朱子曰。送讀為屏。古字通用。送猶

逐也。或問云。進之為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也。多矣。漢石刻辭。有引下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進。則其證也。上文前半之人是善人也。後半之人是不善人也。之字直接上文。指後半之不善人而言之。仁人在上。放之流之。逐於四夷。不與同居於中國。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也。蓋仁人之誅不善。罰不肖。其刑亦多。何止放流之而已哉。此蓋專據舜竄四凶之事言者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蓋古語。仁人以天下之心為心。其愛善人。非以為已利。其惡不善人。非以為已怨。凡以為天下之人而已。故真能愛人者。必能惡人。惡人所以愛人。

也。愛人惡人。理無二致。唯仁者能之。昔者舜崇舉九賢。竄黜四凶。此其證也。論語云。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國語晉語云。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荀子非子云。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皆此意。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先。讀如老子。不為天下先。及不為物先。之先。謂以為羣臣先也。朱子曰。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陸氏佃曰。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

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
久觀之，過也。禮記集說二說極是。余竊謂天下之君，孰
不知其先賢，遠不善之為善政。然而尊賢而不能
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亦勢也。其間雖人君，亦有不
可如何者，不可如何者，命也。而言其實，則所謂命
者，非命也。過也。夫國者，人君所有，而命亦人君所
造也。以其所有，成其所造，其何難乎？故在人臣，猶
可言命。人君則不得言命。何則？國家治亂興亡之
命，存乎人君一身也。若其好惡之不正，國命以傾。
當是時，責命於天，歸過於數，而謂是天也，數也，豈

有是理哉？故為人君者，必當斷然決意，而盡其愛
惡之道。是即造命之說也。而人君所職，仁人所為
亦不外乎此。讀者詳之。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

人所曹好者，善人也。所曹惡者，不善人也。人君好
善人而惡不善人，亦與人同好惡也。上文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此義同。但彼言民之好
惡，此言人之好惡。人民對用，自有差別。書洪範云：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詩大雅假樂云：宜民宜人，可見也。

言人君不當與民同好惡亦當與人同好惡不然則雖舉而先之猶是不用矣此所謂人者上文前半之人是也蓋其欲與人同好惡者必先好其所好而用之惡其所惡而黜之然後吾之好惡始能得與民相同矣若不與人同好惡則吾之好惡雖得其正亦壅塞不行徒費心思而已拂與拂同悖戾也人之性猶言人之情謂衆人之好惡也舊讀為災逮及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承上文言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而暗斥時政之弊陳氏天祥曰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七十六字與生財有大道文正相接直至章末通是一段專論理財後人失傳而却序在失衆則失國之下以致前後文理皆有隔礙今試改正全錄其文上下通讀是否可見辨疑今案此篇原是一篇文字節節句句一脉相承斷而復連相因而不相續蓋文之最妙者也但此一節突然錯出以

致前後文理隔礙不通。今移置于此，則文義通貫。極覺穩帖。但陳氏以下文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為上文結語。四書辨疑又云：自殷之未喪師，及惟事理緣由，得國由其得眾，失國由其失眾，善則得眾，不善則失眾，繼又歷言退不善，進善人，以明為善得眾之實。前後意脉，如線穿珠。此一節乃其結語也。君子以位言大道，猶言大道理也。得謂得眾，得國失謂失眾失國，是故二字乃承上起下之辭。蓋好人所惡之惡人，惡人所好之善人，則其喪師失國之蓄害，必及其身。是故在位之人，得與失，皆以自然之大道理存焉。得眾以得國者，必因忠信來。未嘗聞有因忠信以失眾失國。因驕泰而得眾，得國者，此乃自。而云此七十六字，與生財有大道，文正相接，恐非也。近時大田氏元貞大學原解亦以此

一節移置于此，與予所見正合。而其說自不相同也。德者，得道之稱。自上孝悌慈而好其所好，惡其所惡，皆是也。而止善親民明德，亦包在其中矣。人謂賢人有德，此有人者，言已得好惡之正，則與吾同好惡之人，聲應氣求，自可致也。伯夷太公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而歸之。不亦有德此有人乎。論語云：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中庸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皆此意。人主得其人而脩其政，美其國，則土地人民且奚去我而適他。故曰：有人此有土，財謂金穀之類，用國用也。財生

大學原本釋義

四書學古義

於土而所以爲用也。故曰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由是觀之，德爲財本，財爲德末。若外其本而不爲心內其末，而或專之，則使其民爭鬪成俗，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其不以德爲政，是爭鬪其民也。以財爲教，是施之劫奪也。財聚於上，則下失所養，故民散而去之。財散於下，則下得所養，故民聚而歸之。財之聚散，卽民之去就，而國之存亡興廢係焉。不可不慎也。言之出也，悖而不善，則人亦以惡言反之。貨之入也，悖而不善，則亦必以不善失之。此必至之勢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

此之謂乎。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上文旣極言聚財之害，則財之不可聚也明矣。然則遂使國家之無財乎？財者所以爲國用也。何其可無哉？是故君子有大道，苟得其道，則財自生生者自然生出，無所強也。其道非若世所謂聚斂之徒，損下益上之類。此所以爲大也。二之字指大道言。其所謂大道者，必有忠信愛民之心，則得之有驕泰徇己之心，則失之。言雖大道，亦非忠信行之則不可也。忠信只是忠，驕泰只是驕，不必分忠與

信驕與泰而言之今案論語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可泰驕泰二字分明是善惡二事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一例而此周驕泰連屬言之則此周只是比驕泰只是驕下周字泰字輕古書多此字例不可不知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上文唯曰大道而不曰其道何如至是承上文而曰生財有大道乃知上文大道是生財之道也呂氏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之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矣不違農時則為之者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者舒矣此生財之道也禮記集說此說是也墨

未子患云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亦此義夫財可生矣而不可聚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於是乎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府庫之財亦無恃出之患矣故曰恒足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先考兼山先生曰發當作藩聲之誤也左傳昭元年

云。貨以藩身。藩者。藩衛之義。故國語魯語作有貨以衛身也。可證。山子垂統夫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其可緩乎。而天地百物所取以生也。亦可專乎。故積貨滋多。蓄怨滋厚。唯仁者布之上下。而能與天下同其利。於是乎。仁之所在。無貧窮。民亦所得多矣。不仁者。以身徇財。剥民膏血。以奉其身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財雖多。聚亦無以守。遂至於併其身而止之。豈不亦以所養害其養乎。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民。則下好義而不後其君。是君臣上下報施之道自爾。故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之有也。義者。臣之道。而所以終事也。易文言傳云。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故下好義而百事不終者。未之有也。府庫財所以備非常也。下急於君而能終其事。則府庫之財常在。府庫無復悖出之患矣。故府庫財非其財者。未之有也。蓋使府庫財無悖出之患者。由於下好義。下好義由於上好仁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士也。士亦有世祿者。所謂上士也。上士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不啻此也。其家富者。所畜亦多。故禮曲禮篇云。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可知當時世祿之士多畜馬乘也。察讀作察察之察。說文云。察覆也。或作警言微親警也。不察於雞豚者。言不畜養雞豚以察其息也。伐冰之家。謂大夫也。左傳昭四年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棗。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棗。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何義門讀書記云。左傳。食肉之祿。水皆與焉。杜注。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水。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者也。是伐冰得兼。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舉食之重者。乃。是也。不畜牛羊者。言不畜養牛羊。以圖其入也。百乘之家。謂卿也。孟子曰。孟獻子。百

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是也。百乘之入。自足供公
私之用。何更橫斂苛征。而附益之。故曰不畜聚斂
之臣。此皆言既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則不當復
與民爭其利也。荀子大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
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
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
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從
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韓詩外傳亦云。天子不言
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

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園。委積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懼。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亦此意。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若以常情言之。盜
臣者。竊吾府庫之財。以為己有。是不可有也。聚斂
之臣。能為國家斂民利。以供上用。是不可無也。以
其利害所終計之。盜臣所竊之財。唯止於一時。故
其害猶小也。聚斂之臣。浚民之膏血。以佐人主之
欲。君驕民窮。而國命日蹙。其為害甚大也。斯二臣
者。俱不可有。若其有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耳。蓋甚言聚斂之害也。此謂以下釋孟獻子之

以學源本釋義

五十一學古塾義

言也。佐藤氏坦曰：義是民好義也。取利於民，則利得而民離；民離而利亦遂亡。故曰：不以利為利，取義於民，則民得而利亦從焉。故曰：以義為利，然民之所以好義者，由於上之好仁也。故上文明云：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大學一此說極是。今從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漢書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若人君不慎乎德，而有好利之心，則聚斂小人從而進入其說，使其以財用為務，而不顧國家之患。漢武好利，而桑弘羊、孔僅等之說進矣。明皇好利，而宇文融、王鉷等之說進矣。德宗好利，而盧杞、皇甫鏞等之說進矣。神宗好利，而呂惠卿、韓絳等之說進矣。其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上文唯曰：小人而不曰其人何如。至是承上文曰：為善之小人，乃知上文小人，是為善之小人也。彼者外之之辭，指小人言。此所謂小人者，其心非必

大學源林釋義

卷一 學古 聖義

懷不忠以事其上。但知利之為利而不知國家之大計。一時苟合以成君之欲。猶自謂是忠也。義也。為人臣者。坐視其匱。公財缺。國用而茫然束手。可無為乎。如王安石一輩人物。是也。人君亦見其悉心極慮。賢勞自任。以謂是忠也。義也。何可無用乎。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雖安石伉悍自用。亦何以不忠於君。禍於天下之為心乎。唯其所忠者非忠。所道者非道耳。故不知君子之大道。務斂民利以益其上者。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而究不免為小人之歸。故曰為善之小人。禮記集說引葉氏適曰長

國家而務財用。此小人之所從入也。非其國之好利。則小人無自而進。小人進則利門啓而百患起。善為國者。明善敦化。以示好惡。使小人無間可入。濡沫摩撫。左右媚悅。陰導利源。使天下不知其取之有方。其致之有故。有以自結於人。眾皆悅之。而非先王之大道。此所謂為善之小人也。天下之人。知其攘臂而為不義也。則其君何遽用之。唯其自名於善。而不察也。及其為之。上不當於天心。下不合於民志。其招禍之由。陷民而亡其國者。彼為善是。小人之為也。今案與予所見。大抵相同。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十一字一句。言使小人為國家也。所謂小人。即為善之小人。曰彼以示其善之不純於善。曰為善以明其小人之不一於小人。使字當在彼為上。但彼為善之小人。字多句長。故使上更用之字。以倒其句。是作者用字細密處。古人

大學原本釋義

大學古義

往往難其句讀。或疑有誤脫行文。豈其然乎。程子曰。一本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氏天祥曰。善字乃利字之誤也。解者不可以彼為善之四字為句。自彼至家十一字。通為一句。改善字為利字。讀之語意自圓。四書辨疑吳氏程曰。彼為善之。陸宣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行文耳。善者作善人。四書大全商氏曰。彼為善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為不善之小人也。古今大全今皆不從。苗是天災。謂水旱饑饉之類。害是人害。謂盜賊兵亂之類。管子內業云。不逢天苗。不遇人害。是也。竝至猶言荐臻。

也。善者善人也。言若使為善。小人治國家。則民怨天怒。天災人害。相仍而至。當是時。雖有善者。起而救之。亦無所措手。其將奈之何哉。嗚呼。至是悔亦晚矣。為人君者。不可不慎也。故再結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以歸重於下。好義矣。下好義。由於上好仁。上好仁。即上文慎德。慎德即脩身。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此篇所以以脩身為本也。其脩身之方。始於格致。而終於止善。止善則身脩。而好惡正矣。好惡得其正。是忠恕也。本之於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其齊之治之平之。雖大小殊科。亦皆同。

其所好惡耳。然天下廣矣。衆矣。豈一人所能爲乎。必用其人。而親其民。然後始能得與民同好惡。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亦不外乎此。而其源出於格致。學問之效。於是乎爲大矣。是卽一篇之大旨也。其用人親民。卽書臯陶所謂在知人。在安民。而治平要義莫此爲切。故以此終一篇之義。其旨深矣。有國家者。其可不三復反思哉。

大學原本釋義終

明治廿一年十二月

諸

國

尾州 名古屋本町六丁目
尾州 名古屋本町土丁目
勢州 四日市南町
美濃 岐阜米屋町
美濃 大垣俵町
遠州 濱松紺屋町
駿州 静岡呉服町五丁目
駿州 沼津淺間町
信州 長野仁王門前
信州 小諸荒町
下總 野田五丁目
下總 國佐原

片野東四郎
梶田勘助
伊藤善太郎
三浦源助
平野利兵衛
齋藤源三郎
佐藤俊平
擁萬堂壽三郎
西澤喜太郎
相場七左衛門
茂木林
朝野利

書

肆

常州水戸泉町
 磐城中村宇多川
 陸前仙臺國分町
 陸中一ノ關
 陸奥青森博勞町
 羽前山形六日町
 岩代福島通五町目
 武州深谷驛
 全所
 越後長岡
 越後高田吳服町
 越後四ツ谷濱村

松俣善茂
 志賀茂
 伊勢安右衛門
 及川兵治郎
 柿崎忠兵衛
 市村五郎兵衛
 齋藤彦太郎
 小野脩三
 酒井省吾
 中村作平
 本多勝太郎
 佐藤友吉

三 府 書 肆

西京寺町通四條
 全寺町通佛光寺上
 大坂北久太郎町四町目
 全南久室寺町四町目
 全北久室寺町四町目
 全備後町四町目
 東京芝三嶋町
 全通リ二町目
 全全壹町目
 全淺草茅町二丁目
 全江島喜治郎

田中治兵衛
 川勝德治郎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前川源七郎
 吉岡平助
 山中市兵衛
 山田佐兵衛
 北田茂兵衛
 北澤伊八
 東生龜治郎
 江島喜治郎

